

四書正義

上孟

四書正義序下

桐城周大璋聘侯編定

同學劉中英駁覽察閱

離騷章○此言為治者當貴行先王之政仁心重仁政尤重賢當時并田畝校古法當遵者盡壞故孟子欲其遵行而交責其君臣世則六節吉舍法無以為治先王之道盡善固因惟仁者三節責其君詩曰三節并責其臣雖有四故曰充出二段天之方瞶瞶承喪無日來是以云云瞶瞶承不可謂智求三段語脉又緊相貫講孟子曰天下事皆不可無法即如制器離騷至明公輸子至巧使不以規為員以矩為方則明巧無所試而方員不能成矣即如制器師曠至聰使不以五律之長短定五音之高下則聰無所施而五音不能正矣曲藝自然況平治天下不半充舜之道在愛民使不以仁政而教養之亦不能使民遂生復性而平治天下仁政當行自古如此○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所作陽為律陰為呂○趙氏曰只言六律舊陽統陰也○吳氏徵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清微濁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五音高下無定準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毫之差然後封聲句調施之八音而無相奪倫矣○虛齋曰律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至知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之類是也由一鈞而往旋相益損後五音可得而正焉○謹按三分損益陽律下生水數內三分損二知黃鍾之官八十一數內減二十七數得五十四數生林鍾為徵陰律上生水數外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騷章句三凡二十章

孟子曰離騷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仁政子一章主朋

弄琴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明目

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晉者也六律截竹為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天下之在度也

孟子卷之四

分益一如林鍾之徵五十四數外增十八數得七十二數生太簇為商其餘律呂莫不皆然下生為娶妻上生為生子皆隔八句旋相為宮諸律皆可以起宮然必以黃鍾之宮為本○夷輪師曠且不能廢法其他可知堯舜亦是借來說道字虛請

講仁政者何先王之道是也今之人君亦有不忍人之仁心萌于中不忍人之仁聞者于然而當時之民不實破其澤不可為法于後世者以其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也○虛齋曰有其實必有其名有諺中必形諺外故言仁心又兼言仁聞○謹按此仁聞不必十分證好先王之道即上仁政如孟子所言制產等事是也

講無他徒善故也其弊與徒法等故曰人君徒有善心而無法以行之則德澤不流不足以為政徒有成法而無心以王之則綱紀空其不能以自行是仁政固當本諸仁心而仁心尤當推之仁政也○貨雲曰心與法原不相離就本原說無心做不出政就發用論無政不足以見心兩邊兼舉方見全理上下文勢自重徒善句故曰隨敘隨斷不必足是古語○詩按不足與不能有別為政與自行更有別庄月林曰施之無且政不足為政推之無水故不能自行

講徒善不足以為政先王之法當遵明矣詩云人君所行無用意過當而至千德無德不及而至千德惟其循用舊典故也夫舊典先王之法也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具備若惟法是遵自然有所持循有所考據不至于愆忒而遺忘矣乃猶有愆忘之過而不能平治天下者決無是理也○虛齋曰前人舊章損益非一手沿歷非一時比所當行者皆斟酌已當故遵之而不過差周悉無遺故遵之而不遺志書云文謨武烈佑啟後人咸正無缺咸正故後人得以不愆無缺故後人得以不忘○謹按若是作聰亂舊如宋祖宗之變法是也忘是因循廢弛如漢云帝之偷安是也皆不遵先王之法者

講先王之法何以當遵蓋古之聖人創立法為後世法者至詳且盡也欲制器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崇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典從善句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

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詩云不愆不忘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率由舊章是堯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

以利天下之用既竭其目力之明以審夫方員平直之則矣然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有時而時故制規矩以為方員制準繩以為平直使後人遵之以制器而不可勝用也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既竭其耳力之聰以察夫清濁高下之理矣然無法以繼之則耳力有時而窮故制為六律以止五音使後人皆遵之以作樂而不可勝用也欲為斯民造命凡遂生復性既竭其心思以圖之矣然無法以繼之則仁亦有時而窮故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制田里以厚民生立學校以正民德澤沛當時法傳後世而仁覆天下矣○慶源曰規矩六律皆聖人作與仁政一統旨耳目言力心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心之宮則思也○東陽曰首節言用法此言立法○重震曰法度該規矩六律仁政其用不窮損仁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指亡覆天下○聖人若竭心思不用仁政如何曰分明說真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不治天下○虛齋曰政便是聖人心思心思之竭就政之委曲詳盡處見得此正盡字之妙不是竭後纔去總繼政外另有個聖人心思也○謹按聖人常身回不能廢法然語氣却言聖人為後世立法其如許苦心妙用以見不因之非智註中猶以為一折當玩○仁政山心思而出不隔則經盡不精是為徒法心思藉仁政以行不繼則規模不脩是為徒善既竭繼之則心政合一矣仁政違左重端聖人立法盡善如此正為政者所當因也故曰欲為高必因丘陵欲為下必固川澤蓋丘陵川澤乃高下已成之形因之則逸而有功此因利乘便之智也然則先王之道即為政者之丘陵川澤為政而不因之舍逸而就勞舍易而就難謂智乎○虛齋曰自章首至此統君臣在內下方分言○觀齋曰智在勞逸止見○謹按因字即前行字薄字因先王之道上着為政可見君臣屬精圖治必有幾許變通宜民損益就中之妙非拘守成法而已然却從先王之道體行出來益不因丘陵川澤則雖已成之高下且不可至何能高者益高下者益下乎

謹不因先王之道不惟不智亦且不仁是以惟仁者之君能以仁心仁聞行先王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首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制十次方上已定制立法之聖人與繼變而看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者不同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章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率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按上起下

故自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柳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之道則澤生民法後世其在高位且矣若不仁而在高位必且必壞德意流毒天下是猶其惡乎衆也○彥林曰藩如捕殺之捕言無處不到從高位高字生來

識何以見不仁在高位之禍益人君百官萬民之表也夫上之所爲道即下之所爲法爲上者苟不以道理揆度事理而制其宜則惡在手自上指于下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也道法必用之而後信無道揆則朝廷之上政令乖張雖有道而不信矣無法守則百工之衆職業不脩雖有度而不信矣因是在位君子皆舉志妄行犯名義而不惟因之無位小人亦罔上作奸犯刑法而不顧不仁在上臣民皆化于知如此而國不亡亦倖而已○朱子曰信知憑信之信此理要人信得及自然後那全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是以妄作○彥陵曰此正諸惡千家之實首句通節大綱○虛齋曰上與下對以君對臣則君上而臣下所謂朝與工也以君臣對民則君臣上而民下所謂君子小人也○無道揆上一身無道朝不信道舉朝大綱皆不正由是在位之人無不犯義無守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各徇門事體俱無定準至于細民亦莫不犯刑一失步漸說下來○

講度兩也字語氣相連註由字故字宜玩無道揆是無一事合道無法守是無一人守法無是戕裂之盡者道外無法義即道度即法則亦法度中事總之皆先王之道也

講選渡只知圖富強而不知好禮以興學耳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不過不強非國之災也用野不闢貢財不聚不過不富非國之害也但道揆不立上無禮以教民教化不行下不知有正學學無禮則人心壞一種富強功利益國害民之賊并起在位而國之喪無日矣○朱子曰此學謂國之俊秀者上無道揆則下許多無法守人并起而在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盡國害民非賊而何○虛齋曰重上無禮由上無禮故下無學○謹按學即學先王之道也未世道學不明則聖學斯無善治民安得不受其荼毒學字最見本原○賊民謂無學之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請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在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啓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此乃武安

而安

此乃武安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請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在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啓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此乃武安

而安

此乃武安

而安

此乃武安

人即下泄泄者者後賊字與此應雖賊君賊民之不同其實賊君即以賊民也
○註易與爲亂即語類盡做出不好事來知意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由
等事非厥廣之徒揭竿而起之謂

謂此非特其君之過臣亦與有實焉詩曰上天方欲顛覆我周室羣臣無得泄泄
然而不急救正之○皆雲曰纔不急便是怠緩纔不救正便是怠緩○連按怠緩
悅從不是拱手無爲也○不能責難陳善耳○只有吾君不能四正怠緩意也有悅從
意也有

講大詩所謂泄泄者猶時俗所謂沓沓也詞雖異而意則同也

講其實如何以道事君義也今則逢迎以爲悅是事君無義不可則止禮也今則
卑躬屈節是進退無禮至其所言則以富強功利爲事於先王之道非而毀之謂
不必行者全無忠君愛國之誠此正詩人所謂泄泄猶今之沓沓者也○觀詩曰
猶沓沓于訓字正引時俗所共患者以著其緩慢慢事之罪○諱按非先王不
必定是誠哉只說吾君不能便是非了須知此輩當時原不以爲沓沓唯孟子始
以爲沓沓以其不責難陳善耳

講泄泄沓沓則不恭不敬其賊君也甚矣故曰人臣先立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必
可行而責君以極難能之事欲其以仁心行仁政此以堯舜望君尊君之至也則
謂之恭君有邪心當閉人臣關陳善道使知仁政之當行而邪僻之心自然閉塞
防微杜漸雖恐其君或陷于過小心以教忠者也則謂之敬若責難不陳善而
謂先王之道吾君必不能行此則不恭不敬謂之賊而已爲政固當行先王之道
而非君臣交儆又何能以能行哉○朱子曰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陳善閉
邪便是做責難陳善底工夫○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到隨地沓質
儆○求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他做個大
底人書敬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雲降曰君盡君之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與喪無自矣辟與關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

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

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頭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

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

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試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

齊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孟子離婁卷四

道莫大於仁臣盡臣之道莫先子敬○虛齋曰開邪全靠陳善君心易子邪須有正當道理替換他方得他回○謹按陳善開邪兼已發未發如陳王道以回貨色之疾皆于已發開之不必定在未動友朋時陳善開邪串說註中以字精

規矩章○此欲人君法堯舜以仁民義舜人倫之至止是一仁不法堯舜便是幽厲祗是一不仁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幾甚危悚故引孔子言以惕之至字盡字法字最是眼目前兼君臣後重君一邊

講孟子曰天下事皆有至善不易之則在所當法者如制器者員或諸規方取諸矩乃方員之至不可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人皆有之而祭之不精由之不盡惟聖人能盡其性事合天理人情之極乃人倫之至不可加損者也○朱子曰規矩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方員有未盡處以規知爲之便見人於人倫有未到處以聖人觀之便見○謹按人倫本無欠缺惟聖人能盡其道無毫髮之歉所以爲至天下後世皆當取法稱不如此便是不仁○至卽至善之至不是贊聖人正爲天下人倫立個標準見不可不盡其道而至于慢君賊民註以盡字解至字透下盡字言也言至便有法的意在

講人倫莫人十君臣聖人莫盛于堯舜欲爲君而盡乎君之道欲爲臣而盡乎臣之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堯舜之爲君臣道之至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臣道不盡是以爲心賊害其民者也○朱子曰堯治民舜事君事得盡○雲峰曰人倫備舉堯舜君臣做樣子意在當時人君○虛齋曰欲字連盡字讀○嚴弦曰而已矣者再加勸法亦無所不盡須看所以字不是說大綱到細悉曲折即在此○雲峰曰盡字從上至字生來舜之事堯無非代治其民故朱子謂事君之事亦是治民之事則知重在治民後單言暴其民可見○謹按堯舜是規矩後人皆法規矩者而已矣見舍此別無處足處出此人彼之幾卽在于此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孟子曰規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

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

兩盡字從上文王

欲爲臣盡臣道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其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

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三仁

講盡道仁也不盡道則不仁矣。孔子曰天下之道止有二端仁與不仁而已矣。此平仁則入乎不仁二端之外無他道也。由此觀之堯舜而外別無君臣之道。若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豈容中立哉。○朱子曰不仁亦曰道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若論正當道理止有一個更無第二個。○謹按引孔子道二語意者求上文不可推開說。

講為君至不法堯舜而不仁其禍可勝言耶。不仁而暴其民甚則身被弑而國以亡不甚則身亦死而國以削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于沒世之後加以惡謚或名曰墮或名曰厲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能于百世下廢公議而改之也不仁之禍如此人君可不鑒乎。○岱雲曰幽厲之禍王亦惡謚之得其甚者名之曰幽厲句雖活而幽厲之可鑒已寓故下引殷鑒之詩以結之。○謹按不云子孫賢聖而云孝慈就仁愛祖考之心言生被顯戮死蒙惡謚皆不仁之禍而惡謚之禍尤大註必至于此專指惡謚。

講詩云設之鑒戒不遠即夏桀之世此正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鑒幽厲之不仁而法堯舜之仁庶克盡君道哉。○岱雲曰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設為嘆紂之辭言殷鑒在夏以明周鑒在殷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又一層意。

三代章○永上章不仁之禍而推言之雖曰天子推到庶人却以諸侯為主提醒處在惡死三子蓋因其所惡而進之以強仁也。

講孟子傲當時之不仁者曰我觀三代其始之得天下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其後之失天下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天下得失係于仁不仁如此。○岱雲曰仁兼心政說仁不外乎欲與眾惡勿施而已。○周尚未亡而亦云失者東遷後宗周已亡故也。

講不特天下為然至于有國之君若能行仁則天命人心可以長保而以興以存不仁則內憂外患相繼而作而以廢以亡其得失亦有然者。○岱雲曰雖不止有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四句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在桀纣上說

三代謂桀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出以不仁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正不止廢其中仁不仁之等級雖殊然未有與存不由仁而廢亡不由不仁者
講是則未何一而可也天子有四海者也不仁則億兆離心不能保四海諸侯
有社稷者也不仁則身危國削不能保社稷卿大夫有宗廟者也不仁則覆宗絕
祀不能保宗廟士庶人有四體者也不仁則身罹刑辟不能保四體不仁之得禍
如此○新安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于死亡也○王珍免曰天子諸侯卿大夫
之不仁總在暴民上說士庶人之不仁凡縱欲滅理皆是

講凡此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可惡而所以死亡則由于不仁今惡死亡而樂不
仁是猶惡醉而強酒雖欲免其可得乎為國者信不可不仁矣○慶源曰上章第
言道二仁與不仁桀紂幽厲之事此又因其意而推及于諸侯以下不仁之禍皆
必至之理也

愛人章○此為人君好責人而忘自責者發首節言仁智敬皆當反求於節承言
能求則有正身之化引詩重永言不重自求益反求之心厚無期效之心也

講孟子勉世主反已曰御人之道惟在盡已仁者切于愛人彼其愛者宜親其或
不親必我之仁未至則當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焉智者明王治人被
其治者宜治其或不治必我之智未周則當反其智務使知無不明處無不當焉
有禮者敬人被其敬者宜答其或不答必我之敬未摯則當反其敬務使外致其
恭內積其誠焉○虛齋曰三端似亦說得盡了愛人其所親者也禮人其所敬者
也治人其所統蒞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傳雲曰三人字指臣民仁智敬
是體愛治禮是用親治答是驕自反有格者克治體行推廣意

謹所謂反其仁智敬者非偶反之而已也凡所行有窒碍不得其所欲者皆反
而求之子已必盡善而後已如此則人無憾矣事無大小理無精粗無不詳審精
密當乎天理合乎人心而身無不正矣其身既正而天下之大無不誠服而願歸
之見特一家一國之人共親我治我皆已哉○仁山曰皆反求即在前節說到盡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以上地言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以身言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文之○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
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
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登身正即在反來內當重讀是重難語天下歸即任身正內當急讀是我足語而字歸併上半句○謹按皆字即指仁智敬三者曰反事反念念及人人反則自治益詳矣如字指點之詞不必推廣觀下謂字可見

講詩云人能常言合乎天理則天降多福皆自己求之然則天下之歸皆由身正豈倖致歟入亦反已自脩可矣。虛齋曰此命字以理言○王珍北曰永言是無問斷意反求正配命之學皆反求是丞言天下歸是多福引詩要得証上節意人有章○此示人君當知所本也大旨全重末句見天下國家之本皆在正身上引恒言遂疑推出本來夢縈總在末句序字即指本說天下之本二句方就恒言而推其序勿于恒言露序字以碍下文

講孟子曰今人有恒常言諸皆曰天下國家然入雖言之未必知其序而究其本也我常因且言而推之其言天下而即繼以國者遠山子近天下之本在國也言國而繼以家者外山于內國之本在家也而家獨無本乎人山于己家之本又在身益一身之舉動遠近內外之所視儆人能脩身以齊其家國與天下自不次第就理者乎○曰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急讀則豈是皆以脩身為本意隱然言下○岱雲民恒言是人之常言不是恒人之言作諺語者非○不是恒言內安排個次第有序是孟子推出來與人看末句又是因其已及而推其未及

為政章○此以身脩可以服人重不得罪于巨室何巨室有世雋忠貞者有跋扈不臣者皆難以力服不得罪是脩其身使舉動合理白不至怨怒也慕是心悅誠服意由巨室以致天下慕皆德教所感一滾說下沛然意可想此正為政不難處講孟子曰人君欲為政于天下使德教廣被此固至難者矣自我觀之初無難事其本只在正身凡舉動施為皆合于大中正之道不致有非理致怨以得罪于巨室而已蓋巨室者國與天下人情所瞻屬者也吾既不得罪于彼則彼必悅服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解是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

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重此句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平身也此亦承

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目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脩身修身意在內

為本為是故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無土不服便是德教行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視齊桓

公曰願王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天下章通意爲耻受命于大國者鑒前三節言順天亦可以圖存后三節言回天則有以立命本意不重順天重在脩德師文以回天上不自強則爲景公之事畧能自強則爲文王之得命仁不可爲衆仁字是一章骨子大德大賢與師文王所係正在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也。天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在人。為人失其職，夫亦無如之何。○齊雲曰：有道之天下，勢隨理轉，無道之天下，理隨勢轉。○王珍北曰：德以實得，言賢以品聞。言大小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役如朝，言征伐聽其政。今是也，上役字是心。下役字是力。服順天，逆天指小德小賢與小弱。○謹按：為當時言，故從有道論。到無道不是，追慕其盛也。然修德回天意亦胎于此。

謂順天可以圖存，即景公可以觀矣。昔齊景公不能自強，自役于吳，嘗有言曰：人既不能高大其國，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屈己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絕而失其好也。于是涕出而女，女于吳，畏吳之強大，不得不順天以保其國也。○賁仲曰：齊景公以小事大，便是順天，故引以証小役大弱役強之事，非謂公當以齊景為法也。○謹按：差與為昏，故涕泣畏其強，故以女與之。○絕物便是逆天，涕泣雖帶說下，則之即從此出。

講即此觀之，可見不能自強，必不免見役于人。今也小國師大國，般樂怠傲之所為，而獨耻受其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師也。其能免乎。○齊雲曰：今也對景公言，景公能受命，此是不肯受命。○謹按：此節是足上非起下也。與末節恰對峙。一是不能順天，一是不能回天，如耻之方是轉接處。

請如耻之，莫如反其師。大國者而師文王，而修德行仁，則德至可以回天。將見國大者勢易有為，不過五年。國小者勢難為，亦不過七年。必然人心振，國勢張，強大反為役，以為政于天下。矢安有受命之耻哉。○岱雲曰：有道之天氣化，與天心相合，無庸變者也。無道之天氣化，與天心相違，而不可變者也。氣化與人事失，人事得則氣化亦可轉。衰為盛，逆天乃為順天耳。大國如秦楚，小國如燕趙。○珍北曰：逆天既有所不可受命，又有所不甘。兩路逼向為仁，上去字在下。宜渾文王以弱小而誼大正，是回天樣子。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亡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方相役而已天者理勢。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當然也。

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故涕泣而以文與之。今指戰國時言。

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

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傲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耻受其教命，不可得也。五年七年一紀。

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惻心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

讀文王之事何如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止于億然上帝既命我周以天下凡其子孫皆維于我周是臣服矣所以臣服于周者以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故也故今殷士之容貌膚大才能解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祭于周之京師焉孔子讀此詩而嘆曰我周至仁尚孫至衆以衆遇仁但有歸心效順而已不可爲衆也夫國君果誠心好仁懷保惠鮮如文王則天下尊親之雖衆失其衆也誰與之敵乎然則欲爲政于天下者何不師文王耶○虛齋曰國君二句只做孔子說好仁便是論文王無敵卽爲政于天下○自君身而言曰修德自及人而言曰行仁其實修德卽是行仁○次唯曰此正言文王之事以見其可師仁不可爲衆孔子釋詩之言承其麗不億句說下二句又展開說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蓋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將王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音音○詩大雅文王之

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

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而士商孫子之臣

也膚大也敏達也祿宗廟之祭以饔飩之酒

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

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

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讀詩及孔子之言則知國君所以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也耻受命于大國欲無敵于天下而不師文王以好仁且猶執持執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然則誰能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乎亦勉為賢德而可矣○諫拔前三節是聽天所命后三節是天命在我孟子非教人終于順天也特就順天起點起則天耳

不仁章○此言人君敗亡之禍皆其自取所以自取由于不仁故總語以心之存不存言之首節已含自取意帶引孔子嘆淪浪之歌以發明之后詳自取之實引書作証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慄他聽言

孟子子做當時不仁者曰有國家者豈貴乎聽言若不仁者私欲障蔽喪失本心而可告以忠言哉但見其顛倒悖謬不知危險之可畏反據之以為安不知災害之可虞反趣之以為利凡荒謬荒唐所以取亡之道恬然以為可樂而忽為之告以忠言必不見聽有卒至敗亡已耳不可與言如此向使不仁而可與言則感悟有執挽回有路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次唯曰安危利災二句正是說不可與言處○俗雪曰要看其字所以子其所以為安利樂者即其所以危重者也末二句正決其不可與言而嘆息之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上之賈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千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今就小國說謂難為兄難為弟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敵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仁

者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萬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與與災同

過有言不聽甘致敗亡各將誰諉耶昔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之足孺子無心寄咏如此。

講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其審聽之夫纓與足均此濯耳惟其清斯以之濯纓惟其濁斯以之濯足矣貴賤異用非人所為乃水之清濁自取之也○莫中江曰玩可以字乃水之可其孺子可之也○孔王就其歌而指點之提醒人全在自取上○謹按斯字從可以字來自取雖指水言而寓意深遠

講天下事孰不由于自取夫人必敗度殘禍自有致侮之道然人從而侮之家必傷而禍德自有致毀之道然人從而毀之國必危而暴虐自有可伐之道然人從而伐之變不虛生惟人所召此皆所為自取之也○觀濤自身不脩自傷也家不齊自毀也國不治自伐也

盡太甲曰天降之災則脩德可禳猶或可以避之若自作之孽則災殃立至豈有存活之理此即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知禍為自取庶其聽信忠言而免敗亡之禍乎○虛齋曰得失存亡言幾字對者言心存者于得失之微使能審心言者雖有存亡之昭然者且不能辨也謂辨二字亦不可易直○岱雲曰心存是仁者心亡是不仁者迎章只就不仁者言總註但論其理非以孔子為心存對當時人君心不存者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萬者不知其為危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

滄浪水名。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也

濯是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

天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可見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自取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桀紂章○此勉人君及時行仁以致于仁是主腦仁民之要在欲與衆惡勿施前
三節決民心何肯之機后見好仁可以得民而主微其好仁不速而危言以陽之
謹孟子曰天下之得失有本彼桀紂之天下也由于百姓離散失其民也失其
民者由于人心怨怒失其心也由是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有人有
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近悅遠來而得其民矣至于得其心又有道
非可以智術要之威權震之民心凡有所欲悉與聚之凡有所惡概勿之施爾也
君以民心為心則民亦以君心為心豈有不得其民以得天下者哉○南軒曰欲
與聚非惟盡富安遂之遂其志用合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家書曰
與聚勿施仁也即王道也須說得所細勿似專為民心而設同于勸主固結民心
之術○李氏曰爾世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意

講與聚勿施仁也得心之道在此則民必歸之矣民之歸仁也翕然同化無之不
能使之不得猶木之就下獸之走鴈一般天下無不就下之水走壙之獸豈有不
歸仁之民乎○岱雲曰民之歸仁承上得心斯得民來兩喻總形容他欲歸之情

些之謂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
審其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

存亡之著禍福

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其民斯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
飲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龍錯所

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

王扶之而不差人情莫不欲逸三

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

猶水之就下獸之走鴈也

走音奏○鴈鴈
野也言民之所

講歸仁如此以不仁之敵其後也故魚本欲歸淵因畏鰓而益趨于淵是為淵鰓
魚者鰓也而本欲歸淵因畏鰓而益趨于淵是為淵鰓也民本欲歸湯武
因畏桀紂而益趨于湯武是為湯武而敵民者桀紂也雖不仁以歸仁此湯武
所以得天下也○謹按兩國皆仁無庸歸也兩國皆不仁無可歸也一仁一不仁
而民乃歸仁矣說民之歸仁分明有不仁者敵之方后上重所欲在此此重所
畏在彼故子承接直下不呈進步語○此節桀紂是主

講今天下之君特不好仁耳使有與聚勿施好仁如湯武者則諸侯之不仁者皆
為之敵民以歸之矣民既來歸斯得天下雖欲無主不可得矣○謹按有桀紂民
纔歸湯武然必有湯武纔見桀紂為之敵本意正重好仁者

講今之欲王者稍嘆已深須是行仁以結民心猶以七年久病之病求三年至乾
之艾以治之而心可愈也夫乾艾豈能解病然不能治之于平日自令命之酒可
及也苟仍因循不畜即終身不得而病終不免于死矣然則諸侯于仁平時無
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苟不銳然志于仁則與受病已深不能畜艾者
何異將見終身憂辱相尋以順于外亡而已豈但王不可得哉○王氏曰艾以久
為善艾而不蓄不足以治人之死仁以久而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謹按久病須
乾艾以療久困須深仁以解然三年之艾非可倖勝久之仁豈能倖則失主則
猶再畜于后志于始正當勉于終不然艾終不得仁終無濟也久病喻久歷乾艾
喻深仁首二句無意求意急意意在千數句轉出預占者非

講大雅桑采之詩云其何能以日善乎惟相與及于暵渴而已此即不志于仁而
終陷死亡之謂也有國者可不惕然驚醒而志于仁哉

以歸乎此以其所
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鰓魚有鰓也為
鰓者鰓也為湯武敵民者桀紂也

與鰓同鰓音關與鰓同鰓諸延反○淵深
水也鰓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鰓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
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為之敵矣雖欲無主不可得已

好為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虞以陷於死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
病乾艾益善矣病已深而

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分畜之則病
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迫而艾終

此為試法